



ZUO JIA CHU BAN SHE

chóng xīn shēng huó

重 新 生 活

Starting a new life

作者署名: 张 平

著作类别: 长篇小说

出版单位: 作家出版社



ZUO JIA CHU BAN SHE

chong xin sheng huo

重 新 生 活



张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新生活 / 张平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212-0126-0

I. ①重…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2905 号

重新生活

作 者: 张 平

责任编辑: 懿 翎 颜 慧

装帧设计: 王汉军

插图作者: 朱沛然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65 千

印 张: 22.25

印 数: 001-250000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26-0

定 价: 5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平，祖籍山西省新绛县，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生于西安，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八百多万字，主要作品有《祭妻》《姐姐》《凶犯》《孤儿泪》《红雪》《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先后数十次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树理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金盾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均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由《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先后获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由《孤儿泪》《红雪》《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改编的影视剧，先后八次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由《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抉择》被评为建国五十周年献礼作品，并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授予“人民作家”称号。曾任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山西省作协主席、民盟山西省委主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六届(增选)、七届、八届副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二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十届中国文联副主席。



引 子



延门市委常委会开了不到一个小时，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魏宏刚突然接到市委秘书长邵伟递过来的一个小纸条：

省领导在会议休息室有要事见你，请你宣布休会十分钟，然后马上到会议休息室与省领导见面。

市委书记魏宏刚接到条子看了一眼，琢磨了半天没吭声，此时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钱华涛正在汇报有关工作，看样子还得十来分钟才能结束。他本想问问秘书长邵伟是哪位省委领导来了，但秘书长放下条子已经离开了，此时正面无表情地站立在常委会会议室门口等着他。

会是哪位省领导呢？又有什么要事？竟然要他中止常委会，马上过去见面。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也不是秘书长一贯的工作风格。秘书长从来不会这样马虎，竟至于不告诉他是哪位省领导，而且还是命令似的口吻。

突然间，像意识到了什么，市委书记魏宏刚的脸色顿时死灰一般。

他的双手猛烈地颤抖起来，头上也冒出了一层细汗。他想站立起来，去一趟厕所，但看了一眼会议室门口，发现并不是秘书长一个人站在那里，只好作罢。他想把手机里的一些东西删掉，但两只手怎么也不听使唤，手抖得几乎摁不住手机按键。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公文包，想了想里面并没有什么紧要的东西，也就没去翻动，他也不想再去翻动了。

已经没有必要了，晚了，没有任何意义了。

坐在身旁的副书记、市长郑永清此时看了看他悄悄地问了一句：“书记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没事，就是肚子有点难受。你替我主持一下吧，我想去一趟洗手间。等这个议题结束了，宣布休息十分钟。”

“好的。”郑永清一边应允着，一边又看了一眼魏宏刚，他有些不放心的说，“一个人行吗？要不要找个人帮忙？”

“没事。”魏宏刚很费劲儿地站了起来，转身走出了一步，又回身把手机揣进兜里。

会议室门口除了秘书长邵伟，还有三四个陌生的面孔在等着，魏宏刚看了一眼表情沉重的秘书长邵伟，愈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魏宏刚一出会议室，身后和一左一右立刻就贴身紧随了三个人。

门口没有看到自己的秘书，自己的预感再次被证实，一定是出大事了！

休息室就在会议室旁边，魏宏刚几乎是被几个人架着走进休息室。他眼前阵阵发黑，浑身瘫软，两腿打战，衣服已被虚汗湿透。

魏宏刚勉强地站在休息室中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省纪检委副书记龚利辛。魏宏刚曾多次在市里接待过龚利辛，此前，龚利辛也曾多次向他征求过有关纪检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此时的龚利辛副书记脸上已经看不到以往的亲切和微笑，只有一脸的严肃和冰冷。

龚利辛默默地看了魏宏刚一眼，然后拿出一纸公文一字一句地宣读道：

“魏宏刚，经调查核实，发现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经省纪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对你的问题予以立案并实施双规措施，从今日起接受组织审查。要求你在接受审查期间，主动配合，认真对待，不得拒绝、阻挠和对抗，必须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组织说明问题。”

宣读结束，龚利辛沉默片刻，轻轻地然而又十分严厉地问道：“魏宏刚，听清楚了吗？”

魏宏刚愣了一下，机械而又战栗地回答：“听清楚了。”

“请签字吧。”龚利辛再次严厉地说道。

魏宏刚被扶着坐下来，汗珠子大颗大颗地滴在桌子上。

三个字，魏宏刚足足用了差不多一分钟才写完。

写完了，魏宏刚看着龚利辛像是乞求似的说：“龚书记，我母亲快八十岁了，请组织暂时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诉她。”

龚利辛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还有，我现在能回一趟家吗？我想拿一些生活用品。”魏宏刚像是喘不过来气似的说道。

“不能。”龚利辛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地拒绝了，“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替你准备好了，没有必要。”

这时，两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在魏宏刚身上检查了一番，把手机、打火机和钢笔等东西一并拿走，然后厉声对魏宏刚说道：“走吧。”

魏宏刚再次被架了起来。他已经完全虚脱了，根本迈不开步子。

此刻，延门市委常委会仍在进行之中，副市长钱华涛的汇报还没有结束。

—



天地之间，自然有时。

当武祥收回巴掌时，第一个感觉就是下手重了。

老实说，绵绵长这么大，他还真没这么打过她。

确实下手重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的手心一直还在发烫发麻。整个胳膊转不过筋来，甚至半个身子都在发僵、发颤。

武祥有些晕眩地坐在那里，感觉眼前像罩着一团灰雾，身边全是不羁的浮尘，什么也难看透，周遭都是缚不住的混沌。今天是怎么了，干吗要打她！而且是那么重的一巴掌，劈头盖脸地就甩了过去。

他觉得自己就像疯了一样，可当时根本就没办法控制自己。

绵绵木然地坐在那里，没看他，没哭，没哼一声，她无漪的情绪似乎正让她进入玄想，她甚至连动也没动，就那么不出声地坐在那里。

大冷的天，皮肤尤为敏感，绵绵脸上的手指印，起棱、凸条，他看得清清楚楚。绵绵的肤色娇嫩，那些血青色的指印刺眼，鲜亮。

武祥一时哑然失语，喉头发憋，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他没想到会这样。如果她哭起来，嚷起来，或者大喊大闹，那他还可以继续扮演暴跳如雷，愤懑地骂上几句，也能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但绵绵什么也没说，什么表示也没有，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确实没想到会是这样。

绵绵一副消散磨尽的疲态。

他竭力掩盖着自己的失态，拼命地让自己显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你倒还能睡！你倒还能睡得着……”

绵绵是武祥的女儿，今年十七岁。

武祥今年五十岁，就绵绵这么一个女儿。

绵绵长这么大，别说挨打了，就是一个指头他也没碰过。

十七年了，今天是第一次。

离高考没剩几个月了，星期天好不容易请来家教姜老师。姜老师有一搭没一搭地布置完作业，就说家人忘带钥匙，进不了门，要回去送钥匙。武祥记得之前姜老师说他家换了美国 ONITY 的电子门锁，劝他们家也换上。武祥一笑，做出请便的手势。再等武祥送走姜老师到小区门口，返回，没想到绵绵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当时，他觉得绵绵的屋子里很静，想想孩子也够辛苦的，寒假期间也没有一刻休息时间。正值高三，寒假时间很短，总共也就半个月左右，过了年初三就返校集中复习了。但即使时间很短，家里还是请了家教，不付出，哪儿来的收获，想考一个好点儿的大学，不下功夫行吗。看看周围的那些孩子，哪个不是这样。辛苦就辛苦点儿吧。于是就端了一杯柚子水送去，没想到绵绵居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绵绵睡得很香很沉，甚至还在微微打鼾。

绵绵竟然睡着了！竟然能睡得着！

给绵绵请的这个家教姜老师是位有名的数学押题高手，此前，他是绵绵所在重点班的班主任吴秀清万里挑一亲自选中的，

还是托校领导的关系特别请来的。这个家教确实有水平，来了不到四个月，眼见着绵绵的数学水平在提升，每次测验分数都在明显提高。班主任吴老师说了，只要下点辛苦，把每天布置的这些题都能演算了，如果还能融会贯通，把这类题的做法解法都牢牢记住了，高考提高个三五十分的，应该不成问题。如果再用功点儿勤奋点儿努力点儿，将来的分数就是再高点儿也不是没有可能。

绵绵的成绩中等偏下，弱的就是数学。其实语文也并不怎么样。只是临阵磨枪，补语文外语政治没什么用，只能补数理化。

老实说，虽然绵绵上了高中，但武祥从未考虑过女儿的学习，更没把绵绵的成绩当回事。也就时至今日，绵绵的学习成绩才突然成为家里的头等大事。绵绵妈妈在孩子的学习上帮不上任何忙，武祥虽然对高中课程并不陌生，但是要马上上手给孩子做辅导教师，可绝对是两码事。以他的数学水平，不是有些差，而是差得太远太远。现在的一些题，其难度深度看都看不懂，更甭说去辅导了。何况现在高三有好多科目，本来都是大学范围的学科，鬼晓得怎么就都下放到中学了。武祥闻所未闻，他们那时候压根儿就没学过。

孩子的成绩一直就这样，虽然很用功，状态进入到了焚膏继晷阶段，可问题是在一所重点学校的重点班里，水涨船高，想让孩子的成绩短时间内赶到前面去，可能性为零。

这个现实，武祥清楚。

既然清楚，干吗还要打她，干吗要打她！

他真的鬼附体了，不知为什么自己一下子就完全失控了。

武祥对自己刚才的举止悔恨不已。在孩子身上出气算什么本事，又能顶个蛋用！瞅瞅你自己的样子，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整个一个浑蛋，一个孬头，一个没用的窝囊废。

武祥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出来不是，不出来也不是。他浑身无力、口干舌燥，直觉得心虚身沉、耳热脸烧。他清楚地知

道，从今往后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生闷气的日子绵长无尽，他对“坐立不安”这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

家不大，他不想再看到绵绵挨打后的模样。

想到大街上走走，想想还是不出去好。他害怕街上那些眼神，对那些眼神不敢也不想正视。眼下家里的情况，出去了比在家里更难受。武祥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睥睨的目光。

他想缓和眼前这种气氛，可目前还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看看时间，为时尚早，要等到妻子回来至少还得一两个小时。一旦妻子回来了，知道了绵绵挨打的事，说不定家里的气氛会更糟糕。

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他转过身去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然后又把身子转回来，任凭铃声一遍一遍地在这沉寂的屋子里顽强地空响。

苍狗白云变幻中。

烦人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全都成了大问题，甚至全都成了绕不过去的大问题。以前条条都是铺满鲜花的阳关大道，现在眨眼间全都变成了无法逾越的汪洋大海、崇山峻岭。全家人好像从云端突然栽进了无底的深渊，处处都是比刀还要锋利的坎。

一如飞来横祸，巨石一般砸在了全家人头上。

就在两个月前，延门市的市委书记魏宏刚突然被宣布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审查。

这件事对武祥一家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特别是对绵绵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因为这个被宣布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审查的市委书记魏宏刚，不是别人，正是妻子的弟弟、绵绵的亲舅舅。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全家人与此等横祸正面遭遇，真正是度日如年地把这两个月一天一天熬过去了，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有关魏宏刚的消息。

二



绵绵的学习成绩一直就不怎么好，家人谁都清楚，学校的老师也一样清楚。

只是在两个月前，成绩对绵绵来说，似乎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即使绵绵的成绩再差一些，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对绵绵来说也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原本绵绵在市十六中上学，一年多前转学到了延门中学。延门中学是整个延门市最好的一所重点高中，绵绵则分派在这个重点中学的重点班读书。能在这样的学校和重点班上学，再加上绵绵的背景，上延门市的大学可以说是张飞吃豆芽。光延门市就有四所大学，其中一所还是全国重点大学。特别是这所重点大学，交通便利，离家只有三站地，几乎就在家门口。绵绵要是上了这所大学，那实在太方便了。至于另外的三所大学，虽然不是重点，但在省里也都是很不错的大学。绵绵究竟上哪所大学，武祥当时好像连考虑也没考虑过。按武祥的意思，绵绵愿意上哪所大学，就上哪所大学。因为这几所大学的领导都曾三番五次托人给武祥说过，几乎是千叮咛万嘱咐，希望绵绵一定上他们的大学。这些学校的领导并没有说假话，他们打心底里都巴不得绵绵能上他们的大学。

之所以要争着抢着让绵绵上他们的大学，并不是因为绵绵有什么特长，更不是因为绵绵学习成绩拔尖，或者有见义勇为、发明创造、文体特长诸类的突出事迹和成绩。原因也就这么一

个，当然也是人所共知、见怪不怪的公开秘密，就是绵绵的舅舅魏宏刚是这个延门市的市委书记。这些学校的领导谁都清楚，招一个绵绵这样的学生进来，就等于给学校的下一步发展拉来了关系，夯实了基础。这些年，几乎每一所市属高校都在迅猛扩招，原有的地盘都大大不够，捉襟见肘、四下缺钱。如果能同当地的主要领导搞好关系，在城市用地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个市委书记的宝贝外甥女在学校读书，那几乎就等于拥有了可以轻松对话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本。何况非此一项，一所高校同所在地的党委政府，方方面面都会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联系。

延门市是一个近七百万人口的大市，分管十五个县区，而且是省里条件最好最大的一个地级市，距离省城只有百十公里。还有至为关键的一点：延门市在省里的地位之所以无比重要，因为整个省城几乎就在延门市区的包围圈里。所以，能有这样一个当市委书记的舅舅，绵绵的升学从一开始就压根儿不是什么问题。甚至绵绵到省城大学读书，也不算什么问题。

其实早就有人在暗地里说了，绵绵根本就用不着参加高考，市里省里的这些大学根本就不在绵绵和绵绵舅舅的视野里。绵绵的舅舅其实也根本用不着亲自说话打招呼，早在上一个学期，甚至更早，绵绵将来上什么样的大学就已经有人给安排好了。

绵绵就魏宏刚这么一个舅舅，绵绵的妈妈魏宏枝又是舅舅唯一的亲姐姐。

绵绵的母亲比舅舅魏宏刚大八岁，长姐如母。父亲去世得早，魏宏刚几乎是姐姐一手拉扯大的，大学毕业后，还和姐姐一家人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也正因为如此，绵绵几乎就是在舅舅的肩膀上长大的。

魏宏刚有一个儿子，平时管束颇多，家教很严。只有到了

姐姐家里，魏宏刚才能发出阵阵爽朗开怀的笑声。魏宏刚对绵绵的爱溢于言表，在舅舅跟前，绵绵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水里的月亮，绵绵想要什么舅舅就能给她找来什么。连绵绵的母亲也逢人就说，绵绵都是让舅舅给宠坏的。

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在魏宏刚眼里，绵绵比亲生女儿还亲。舅舅疼外甥女，比疼亲生儿子还疼。魏宏刚如此疼爱外甥女，其实是对姐姐的敬重和回报。

绵绵的舅舅很年轻，今年只有四十二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以他的年龄和他目前的位置，前程无可限量。

有这样一个舅舅，绵绵的未来也同样鲜花遍地，前程似锦。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就在两个月前，绵绵的舅舅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突然被中纪委和省纪检委的四个人带走了。就像晴空一个炸雷，当人们回过神来再睁开眼时，一个威武庄严、顶天立地的市委书记，顷刻之间没了，真就在延门市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个在绵绵眼里和蔼可亲、威武强大的舅舅，一个说话铿锵、做事铿锵，在锦绣斑斓的延门市大地上显示着巨大魄力和超强能力的市委书记——绵绵的舅舅，就像是舞台上的一场魔术，眨眼间，就这么不可思议地在人间蒸发了，看不到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魏宏刚被宣布接受审查之前，就有各种各样有关魏宏刚会出事的传闻与消息，特别是延门市的社区网站上，更是帖子满天飞。骂他的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说这个伪君子书记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天生就是地痞无赖、流氓恶霸；说好的斩钉截铁地认为绝对是一个好书记被一帮小人陷害冤枉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魏宏刚几乎就是当年的岳飞、于谦、袁崇焕。武祥和妻子魏宏枝，魏宏刚的妻子，甚至魏宏刚的司机、秘书，

甚至于还有魏宏刚的外甥女绵绵和魏宏刚上了初三的儿子丁丁，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和短信。短信、微信、微信群，还有大大小小的朋友圈，大段大段的也不知哪里来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和时评，铺天盖地地占满了手机最醒目的位置。都在强烈维护着延门市的公理和正义，都在显示着极大的愤怒和关切，或旗帜鲜明，或拐弯抹角，都奋不顾身地表示着坚决的态度和毫不动摇的意志。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什么事情也没有了，这阵风已经刮过去了。因为省里下派的巡视组，也在巡视报告中对以魏宏刚为书记的延门市委领导班子进行了正面评价，并且赞扬市委书记魏宏刚“作风正派，严于律己，起到了应有的示范作用”等等。从此以后，家里的电话更是响个不停，常常是手机刚接通，座机又响了起来。一个接一个的电话，锲而不舍地，顽强果决地从一大清早一直响到漏尽更阑，甚至有很多他们根本记不起来究竟是些什么人，是否真的认识，真的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居然也不断地不停地一次一次地打进电话来。有时候通话很久了，还是想不起打电话的这个人曾在哪里见过，究竟是干什么的。每个电话时间都很长，都有说不完的安慰话，当然其中不乏义正辞严的议论和义愤填膺的声援，也不乏各种各样的主张主意和绞尽脑汁的出谋划策。尽管他和妻子总是不断地提醒对方，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在电话上讲，但电话那头的声音好像全然不顾这些警示和提醒，慷慨激昂有之，强烈抨击有之，忠贞不贰有之，泣不成声有之……于是武祥和妻子反倒要一遍一遍地宽慰和安抚对方，一遍一遍地给对方解释：我们也绝不相信魏宏刚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纪检委，相信组织和领导。如今已经是法制社会了，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会像过去那样随便冤枉一个好人，现在网上瞎传的那些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少是真的。宏刚当领导时间长了，哪能不得罪几个人，这些人在网上发泄发泄，咒骂咒骂，

都可以理解。至于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谣言和传闻，我们不信也不看。如今当一把手，也得肚量宽些，想说什么就让人家说去……等等等等，直说得头昏脑涨，口干舌燥，好像对方都是魏宏刚的至爱亲朋，不好生安慰就不能打消他们的忧虑和悲愤。

当时正值中秋节，虽然有八项规定，但借过节的机会，来家里的人甚至比过年时还多，包括市委市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人，心往一处想地都借这个机会不断到家里来问候和看望。武祥夫妇当然明白，好多人都是想让他们给书记传话，让书记明白，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书记，维护着书记的尊严和声誉。武祥也看得明白，这些人也知道，现在不同过去，往年可以不来，但今年一定得来。往年来是锦上添花，如今来则是雪中送炭：真出了事，当然谁也不来了；万一没出事，来不来，那感觉和心态可谓天壤之别。虽然没有什么贵重礼品，但水果篮子、土特产还是堆得屋子里哪哪都是。

武祥和妻子当时见过的各个部门领导就不下几十个，特别是妻子接待得不堪重负，老用手捂着要打的哈欠。凡是那些年纪大点儿的领导，常常是说了没几句，眼圈就红了。安慰过后，紧接着又愤愤不平，思维敏捷，思考深刻：网络也是国家的网络，政府的网络，就没个人管管吗？宏刚是一把手，是书记，自己不好说什么，政府部门难道就看着不管吗？网上居然还说什么纪检委的已经调查问询过好几次了，宏刚都已经被监控了，连住所也被监视居住了。听听，这不明摆着造谣吗？我们天天跟宏刚书记通电话，他一天到晚还是那样忙得团团转，什么时候被监控、被监视居住了！

每逢听到这些话时，凡在座诸君的共鸣都很一致，也都很坚决，都很气愤，措辞基本上也都差不多：是啊是啊，确实太不像话了！这个网络也真该管管了，这让领导干部们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我们也查过，也向上面反映过，但至今谁也不清